

195014

新 教 育 五 講

蘇聯教育叢書
第四十種



馬卡林柯著 柏嘉譯

作家書屋

序言

安東·雪米諾維契·馬卡林柯，是卓越的蘇維埃教育學理論家和兒童共產主義教育組織者。根據高爾基的正確意見，他的教育經驗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他曾寫有「高爾基在我的生活中」的著作，表示高爾基所給予他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他曾在其中這樣寫道：「高爾基對我說起來不僅是個作家，而且也是生活的導師。而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民教師，在我的工作中，沒有高爾基就不能行。」

馬卡林柯，一八八八年三月一日生於哈爾柯夫省的別洛波里城。他畢業於獨立學校和師資訓練班之後，去担任克留柯夫兩級學制鐵路學校的教師。

他的教育事業，開始於一九〇五年，當時第一次俄國革命的波濤，波及到全國。他的世界觀，是在革命的無產階級思想的強大影響下形成的。他的父親是個鐵

路工人，在全俄政治罷工時期，是克留柯夫城罷工委員會的委員。馬卡林柯當時在鐵路學校裏，從工人中組織起家長會來，領導他們與具有反動情緒的學校當局作鬥爭。當時他年僅十七歲。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他在波爾塔爾師範學院讀書，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幾月，他畢業於這學院，畢業時獲得了金質獎章。

十月革命以後，馬卡林柯仍在鐵路學校工作一些時候。在一九二〇年，波爾塔省教育廳，委託他與辦未成年犯規者的勞動改造所。從這時期起，開始了馬卡林柯教育事業的全盛時期。在這時期內，他實際地解決了蘇維埃教育學上許多具有原則性的問題。

他在幼年犯規者和流浪兒童的教育機構中，共工作了十六年。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八年，他辦理高爾基勞動改造所。這一時期，是他與教育學中的資產階級思想殘餘作激烈鬥爭的時期，是他進行創造性探索的時期。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

年，馬卡林柯參加了哈爾柯夫城捷爾仁斯基公社的創設，並在該公社工作。

他在高爾基勞動改造所所實施的教育過程，是以功課與農業勞動的結合為基礎的。而在捷爾仁斯基公社的教育過程，則以功課與工業生產勞動的結合為基礎。這裏的生產，開始是在實習的作場及半手工業式的工廠中進行，經過他的奮鬥，隨後得在裝備着現代技術的工廠中進行。其結果，「捷爾仁斯基公社，不知道在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有一道鴻溝。」

馬卡林柯最後幾年的生活，是從事於文學和社會教育的活動。他特別注意於家庭教育問題。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蘇聯政府以其在兒童共產主義教育領域內，建立了卓越的功勳，授予勞動的紅旗勳章。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馬卡林柯因患心臟病突然逝世。他的遺著，約有一百種作品。

本書是馬卡林柯以「學校的蘇維埃教養諸問題」為題的五次講演，於一九三八年一月講給蘇俄教育部工作人員聽的。講演中所涉到的問題範圍，非常廣泛，其中

包含着對青年一代的共產主義培養方法體系的許多重要問題。讀者可在本書內找到許多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關於蘇維埃教育極有價值的課題，如教育學與政治、與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任務的聯系，關於蘇維埃教育科學的積極性質，關於教養的目標和方向，關於兒童集體和教育集體在教養兒童中的作用，關於個人和集體的教養方法，在兒童集體中培養優良的傳統，遠景在教養兒童中的意義，蘇維埃的培養紀律方法，關於蘇維埃學校中的美化教育，體格鍛鍊及勞動教育。我們相信馬卡林柯這一部著作內所提供的，有關教育方面的理論與實際經驗，對於我們從事於人民教育的工作人員，是一種在實際工作中有極大幫助的寶貴資料，因此，我們願把這部書譯出，貢獻給人民教師作爲參考。

本書因爲是演講性質，所以文字不像寫作那樣流利，但譯者還是儘可能逐句直譯，以期能保存原文語氣。

目次

序

言

第一講 教養的方法

七

第二講 紀律、規則、懲罰及獎勵

究

第三講 個人行動的教育

九

第四講 論勞動教育

一五

第五講 集體中的關係、作風、態度

.....三

第一講 教養的方法

我們要來談一談關於教養問題。同志們，你們唯一要注意到的，我是從事於實際的工作者，因此在我的講演中，這樣的傾向，就是實際性的傾向，自然是要有的。可是我認為我們所生存的時期，是實際工作者給予科學的立論以卓越的修正的時期。這類的工作者，在我們蘇維埃聯邦，稱為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我們知道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實際工作陣線上的工作人員，曾在許多的科學立論中，甚至比我們還更準確地實行了許多改革。我們知道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曾在勞動生產率上，在操作和專門技術中，實現了許多新的紀錄。這種的勞動生產率之所以提高，不僅是由於單純地增高勞力消費，而是獲助於新的工作方法，新的邏輯，勞動成分的新配備的。所以，勞動生產率，是在方法的發明和發見底幫助下而提高的。

我們的活動領域——教養的領域——是無論如何不能脫離這一般的蘇維埃運動的。因此在我畢生深信的我們領域中，同樣需要發明，甚至於在個別的瑣屑事件中，在微細小事中，尤其在成堆的瑣屑事件中，在體系內，在部分的體系內，也需要發明。當然，這樣的發明，不僅可由從事於理論的工作者得到，而且也可由像我這樣的普通工作者獲得的。所以我沒有特別不安地來敘述自己的經驗和從經驗中得出的結論，這因為我認為經驗也應該在修正（修正理論——譯者）方面具有其意義，而這樣的修正，是實際工作者貢獻於決定理論之成就的。

我拿什麼資料來同你們談呢？

許多人以為我是流浪兒童工作的專門家。這是不正確的。我整整工作了三十二年，其中十六年是在學校工作，十六年是從事於流浪兒童的工作。確實的，在學校中，我是完全在特別條件下（處於工人的輿論、黨的輿論的影響下的工廠學校中）工作的。

我對流浪兒童的工作，也正如此，決不是對流浪兒童的專門工作。第一，我作為工作的假定，從自己對流浪兒童工作的開始時候起，就確定對流浪兒童工作，是無需任何特別方法的；第二，我在很短的時間內，達成了把流浪兒童引導到正常的狀態，達成了使流浪兒童的將來工作與正常兒童的將來工作一樣。

我在哈爾柯夫近郊內政部所辦的捷爾仁斯基公社工作的最後時期，我已創立起那擁有十年制學校的、並向着我們普通學校所努力的目的而努力底通常集體。這個集體中的兒童，是流浪兒童，在本質上是與正常兒童沒有任何區別的。可是如果要把它們區別一下，那末倒不如說，其區別是在優良的方面，因為捷爾仁斯基公社的勞動集體中的生活，甚至於比家庭裏還更多給了補充的教養的影響。所以我的實際的結論，不僅可以適用於困難的流浪兒童，而且也適用於任何兒童集體，並因此也適用於教養陣線上的任何工作者。

這就是我要請你們注意的第一個說明。

現在來談一談我的實際的教育邏輯底本質。我得到了若干信念：我所得到的結論，不是無缺陷的，不是順利的，而是經過一些非常的疑難和錯誤的階段，才得到的；而這些結論，你們中間有一些人還覺得奇怪，可是關於這些結論，我有充分的論據使自己大膽地把它們報告出來。結論中的某一些，是具有理論性質的。我在開始敘述自己的經驗之前，簡單地把它們一一列舉出來。

首先感到興趣的，是關於教養的科學本質問題。我們有許多現代的教育思想家和個別的教育工作組織者，存在着一些信念，說絕對不需要任何特別的、個別的教養工作的方法體系，說教授的方法體系，學科的教學法，其本身應包含於整個教養的思想中。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認為教養的領域，——純粹教養的領域，——在有些場合，乃是個別的領域，它與教授的方法體系不同。

什麼東西使我特別信服這一點呢？是以下的使我信服。在蘇維埃國家中，受到教養的不僅是小孩，不僅是學生，而是每一公民到處都受到教養的。他們或在特殊

組織的形式中，或在廣泛的社會影響的形式內，受着教養。我們的每件事，我們國家內的每一運動，每種過程，總是不僅伴着特殊的任務，而且也伴着教養的任務的。

不久以前我們所經歷過的最高蘇維埃選舉，是很可以證明的；這裏聯系到千百萬人民的廣大教養工作。我要着重指出特別有成就的紅軍的教養工作：你們都知道得很清楚，每一個在紅軍中生活過的人，從那裏出來都變成了新人，不僅具有新的軍事知識，具有新的政治知識，而且具有新的性格，新的風度，新的品行。整個廣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教養工作，在其步調中，在其意圖中，當然是統一的，而且當然準備了一定的教養方法的。蘇維埃政權二十年來所實施的這種方法，已可把它作一總結了。可是如果在這上面，再加上我們的學校、我們的高等學校、我們其他形式組織（幼稚園、兒童教養院）的教養成績的巨大經驗，那末我們就有了教養工作的廣大經驗。

如果我們拿早經考驗的、確定的、準確地規定的教養方法的體系，我黨的、共青團的決議和立論，列寧和斯大林同志的言論，都併在一起，那末我們在現時，真

有完全可能，來編纂蘇聯教養事業一切定理和公理的像樣的巨大法典。

在實際工作上，我自己也必需具有以教養爲主的目的，因爲我在十六年的期間內，受命改造所謂犯規者，所以在我的面前，首先擺着一個任務——教養。甚至任何人不曾在我的面前，提出一些教育任務。當時有許多男女兒童——犯規者，送到我這裏來，按照舊的說法是犯罪者，他們都帶有極顯明和極危險的特性，因此在我面前首先擺着一個目的——改造這種品質。

我很快就得到了信念，就是說，在勞動改造的體系中，學校乃是有力的教養手段。在最近幾年中，我因確定學校爲教養的手段這一原則，從勞動改造所的個別工作人員方面，受到了非難。在最近十年，我把全力用在十年制的完全學校上面，並堅信那保障不再犯過的真實的改造，完全的改造，祇有在完全中學之下，才有可能。直到現在，我仍然保持着這信念：教養工作的方法體系，自有其比較不依賴於教育工作邏輯的邏輯的。而兩者——教養的方法體系和教育的方法體系，照我的意

見，形成着兩個部門，多少獨立的教育科學部門。顯然的，這兩個部門應該有機地聯系着。顯然的，教室中的任何工作，經常是教養的工作，而且我認爲，把教養工作歸併於教育中，是不可能的。這一問題，我往後將更詳細地講。

現在講幾句能夠作爲教養方法體系的基礎的。

我首先確信教養工作的方法體系，不能從如像心理學和生物學那樣的科學中產生的。我確信我們無權從這類的科學，給教養的方法做出直接的結論。這些科學應該在教養的工作中具有意義，可是完全不是作爲得出結論的前提。

此外，我認爲教養方法的教育手段，祇有從經驗才能得出來的（並經過像心理學、生物學等等這樣的科學定律來審定和確定）。

我的這一確定，產生於以下的立論：教育學，特別是教養學，就是實際上具有目的的科學。我們不能單純地教養人，我們如果沒有在自己面前，擺着一定政治的目的，是無權進行教養工作的。教養工作而不具有明白的、詳細的、極確實的目的，

的，將是不關心政治的教養工作，就在我們蘇維埃社會生活中，也每每遇到這樣情況的證明。紅軍在教養工作中，有着巨大的、在歷史上空前的成就。其所以有如此的巨大成就，這因紅軍的教養工作始終具有目的的，而紅軍的教養者，也經常知道他們要教養的是誰，他們要得到的是什麼。同時，不具有目的的教育學理論底最好例子，乃是不久以前死去的兒童學。兒童學在這方面，可視為與蘇維埃的教養意向完全對立的東西。這是不具有目的的教養工作。

從什麼地方可以產生出教養工作的目的？當然，它是從我們的社會需要，從蘇維埃人民的意向，從我們的革命目的和任務，從我們的鬥爭目的和任務，產生出來的。所以目的的具體化，自然無論怎樣也不能從生物學或心理學方面得來，而祇有從我們的社會歷史，從我們的社會發展過程，才能得來。

因此，我想在確定教養的方法中，現在尚不可能一般地確定生物學和心理學這樣的關係。這些科學在發展着，或許在最近的十年，心理學和生物學也會提供出關

於人的個性行爲的準確立場，在那時我們也可能更多地依賴於這些科學了。我們社會的需要、我們社會主義教養的公共目的，對於心理學和生理學的某種理論和目的底關係，應該經常在變動，可能它甚至於變到心理學和生理學經常參加我們的教養工作這方面來。可是我堅信——這無論如何不能用推斷的方法，從心理學或生物學得出來的，用單純的三段論法，用形式邏輯學，是不可能得出教育的手段。我已經說過，教育的手段，首先應該從我們的社會和政治的目的中得出來。

這就是在目的的領域中，在具有目的性的領域中，我確信教育的理論最要犯錯誤的。我們教育工作中的一切錯誤，一切偏向，總是在邏輯的領域中，在具有目的性的領域中，發生出來。我們姑且把這稱爲錯誤。

我在教育的理論中，看到這些錯誤的三種形式：這就是推論表達的形式，道德崇拜的形式及孤立方法的形式。

我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因為和這樣的錯誤作鬥爭，而受到很多煩惱。採用了

某一種方法，並確定說這種方法施行的結果，將是如此；我們就拿你們大家都明白的綜合法的經過情形爲例。推薦一種方法——綜合教授法；從這種方法，用邏輯的方法推想地得出確定，說這教授方法可得到優良的成績。

這就是受經驗考驗以前所確定的結論，說綜合法可得到優良的成績；而且確定成績必然是優良的；優良的成績隱藏在什麼心靈深處的。

當普通的實際工作者，要求說：給我們優良的成績看，——那他們就對我們提出異議：我們怎樣可以具有優良成績的人的心靈，打開來看呢，這就是——綜合的協調，課程各部門的聯系——它在人的心靈中，一定應該有優良成績的。

這就是說，用經驗來考驗，這裏是連邏輯上也不許可的。因此得到了這樣的推斷：方法優良——成績應該優良，既然有優良的成績——這就是說有優良的方法。

由於着重於推論的邏輯，而不着重於經驗的邏輯所產生的這樣的錯誤，曾有過很多的。